

從領導理論檢視研究越南三朝廟號「聖宗」的文治武功

**A Study of Vietnamese Three Dynastic Title ‘Sheng-Zong’ an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陳中雨

Chen, Chung-Yu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陳中雨 Chen, Chung-Y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4F., No. 6, Ln. 292, Zhixing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 Taiwan (R.O.C.)

E-mail: 10006b@webmail.nou.edu.tw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越南三朝廟號「聖宗」君王的文治與武功的事蹟，企圖從領導理論中的變革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面向研究三朝君王的領導行為，也就是因應治國、平天下等煩雜如麻的國事時，君主如何從事「適應性工作」。換言之，即王的領導轉換為霸的領導。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於《中學越史撮要》一書所言「君於大越而廟號為聖三，李聖宗文治興而武烈未顯，陳聖宗武功盛而文致未優，文武才畧雄視百代無如黎聖宗」。文章更進一步從行為理論與權變理論分析三位「聖宗」其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其目的係彰顯李聖宗、陳聖宗與黎聖宗三者之間的領導風格，以及突顯越南在「中華世界」中與中國的關係連結。

**關鍵字：**行為理論、越南聖宗、權變理論、變革型領導

# 從領導理論檢視研究越南三朝廟號「聖宗」 的文治武功

## 壹、緒論

治國、平天下係歷代領導者所欲及所為之事，其理想為儒家所稱之大同。然而欲達此一目的須具備卓越的領導者，古代的領導者係因需要而產生，如生存的需要，或是安全的需求等因素不一而足。如黃帝三戰炎帝於阪泉，又戰蚩尤於涿鹿，天下歸一，眾諸侯尊軒轅為天子。戰炎帝敗蚩尤係為了安全與生存的原因而需要領導者，而眾諸侯尊黃帝為天子則是社會契約的概念，此一邏輯思維為人們需要領導者，同時賦予解決棘手問題的期望，當然目的是天下歸一而達大同世界。

領導的概念在《詩經》中是「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sup>1</sup>「皇矣上帝」也就是《尚書》所言「天工，人其代之」的領導，而「人其代之」即是《洪範篇》所稱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的君主。換言之，天子係為代理天的「有意識的人格神」，<sup>2</sup>用以監督政治，治理百姓。其目的在於「求民之莫」，也就是「民為貴」的展現，這種以民眾意欲為好惡的思想即「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的民本思想。<sup>3</sup>易言之，以民意藉天意的方式體現係「天工，人其代之」的實現。故而梁啟超如是言「春秋以天統君……天也者非能諄諄於命之者乎？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唯我民。」<sup>4</sup>；換言之，民意即天意，也唯有依據民意的治理才是良善的治理（善治）。於是商湯征伐諸侯係

---

<sup>1</sup>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詩經·皇矣》，2006，2020.02.04，網址〈<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huang-yi/zh>〉。

<sup>2</sup>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頁22。

<sup>3</sup> 王震南編纂：《無盡的寶藏（上冊）》，臺北：徐增壽文教基金會，2008，頁4-9。

<sup>4</sup>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9。

展現「視民知治不」的民本意識。<sup>5</sup>

然而此民本思想的人治（仁治）係儒家的終極理想，也是孔子夢寐以求的政治境界。因此具備「仁」特質的君王必須是如君子般的以修身作為起始，進而再齊家，若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施仁政—則再一步達到治國與平天下的境界。這也是孔子所強調以德化民的仁君治理。仁治（人治）必須有卓越的領導方能達到，而在中國講領導必言天子須做到「五貴」，即「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老，慈幼。<sup>6</sup>」；這五項措施（行為）正是定義要求自己（天子）應該扮演君王領導角色時的行為標準。其具體要求下屬措施則是「五教」，即「教諸侯之孝」—「祀乎明堂」、「教諸侯之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教諸侯之德」—「祀先賢於西學」、「教諸侯之養」—「耕藉」及「教諸侯之臣」—「朝覲」等行為。<sup>7</sup>這樣的規範標準正是王者領導所具備的風格。如《尚書·堯典》言帝堯能「安安」人民，進而「光被四方」蠻夷，乃至於「平章百姓」而萬邦協和。又帝舜「徽五典」之義，又教導百姓「克從五典」，而且立百官之職，使得百官「時敘」政務，如此四方賓服且「四門穆穆」於外交事務。是故上古時代堯與舜係帝王領導的典範，這也是近代領導理論所倡導的行為理論，即倡導結構論（initiating structure）。<sup>8</sup>

又根據牟宗三先生的說法，「儒家的政治思想係以帝、王、霸為次序」。<sup>9</sup>換言之，堯、舜二帝禪讓的天下為公政治即是帝的領導。另夏、商、周三代則屬王的領導，春秋五霸則為霸的領導，其代表為齊恒公與晉文公。如夏禹勤敏任事地「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其事必躬親的領導風格，<sup>10</sup>也無意外地獲得帝舜的賞識而肇建夏朝。商湯則是以「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的態

<sup>5</sup> 漢·司馬遷：《史記·殷本記》，臺北：三民書局，2011，第3卷，頁85。

<sup>6</sup>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禮記·祭義》，2006，2020.02.05，網址〈<https://ctext.org/liji/ji-yi/zh#n10222>〉。

<sup>7</sup> 漢·戴德：《禮記（下）》，臺北：三民書局，2012，頁689。

<sup>8</sup> 行為理論係領導學的理論之一，也就是強調「定義和建構自己與部屬之角色時所做的行為」。見 Stephen P. Robbins & Timothy A. Judge 著：《組織行為學》，臺北：華泰文化，2018，頁299。

<sup>9</sup> 牟宗三：〈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頁12。

<sup>10</sup> 漢·司馬遷：《史記·夏本記》，臺北：三民書局，2011，第2卷，頁44。

度征伐不道夏桀進而改夏換商。周武王在伐紂的〈牧誓〉中指出紂王的治理因「牝雞無晨」之職，反使「牝雞」任啼晨之職的混亂朝綱，使得朝政如「惟家之索」的敗壞，為糾正此一亂象而「恭行天之罰」義不容辭地伐紂王除暴虐遂姦宄。<sup>11</sup>齊恒公外舉不避仇地任用管仲以治齊國之政，對外則應允曹沫歸還魯地而取信於各諸侯，齊國霸業始完成。<sup>12</sup>晉文公首先是採趙衰之言「入王尊周」，後又納先軫「定人之謂禮」的建議而應許楚國「復衛侯封曹」的要求，致使宋、齊、秦、鄭等陸續會盟，終於在城濮一戰大勝楚國而稱霸。<sup>13</sup>

事實上，堯、舜二帝的領導已不復見，畢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已被禹之子啟破壞而成為天下一家的家天下。另王與霸的領導則主導天下的興衰與歷史的演進。兩者的領導除了隱含了領導者的風格外，亦指涉領導者是事件的製造者與歷史創造者之意。如劉邦是中國第一位平民皇帝，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則是治理的典範。然不論是領導者的風格也好，亦或是事件製造者及歷史創造者也罷，領導者必須運用權力管理掌控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sup>14</sup>此一環境即所謂的「天下」，若更具體言則指「中華世界」或「中華世界帝國」。<sup>15</sup>而天下有道與否則是此一環境中的核心變化因素。換言之，也就是以德服人的王業與以力服人的霸政。這其中文治與武功便成為評斷王與霸的基準所在。當然文治、武功必須滿足當時民欲所能理解的施政作為，而且須具有實用性方便領導者實踐並彰顯之，另則是對治理、平天下有一定的貢獻。特別是當領導者滿足民欲最基本的安全與生存的需求後，領導者則必須將此一需求提昇至更高的層次，就如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易言之，領導者就須從行為理論（王的領導）轉換為權變理論（霸的領導）。<sup>16</sup>這種層次的轉換也就是已逝的領導學權威 James Macgregor Burns 所提到的變革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當然在王

<sup>11</sup>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周書·牧誓》，2006，2020.02.06，網址〈<https://ctext.org/ancient-classics/zh?searchu=%E7%89%9D%E9%9B%9E%E7%84%A1%E6%99%A8>〉。

<sup>12</sup> 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第32卷，頁1649-1650。

<sup>13</sup> 漢·司馬遷：《史記·晉世家》，第39卷，頁1912-1915。

<sup>14</sup> Ronald A. Heifetz：《並不容易的領導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131。

<sup>15</sup> 關於「中華世界」或「中華世界帝國」請參見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2010，頁105-107。

<sup>16</sup> Stephen P. Robbins & Timothy A. Judge：《組織行為學》，臺北：華泰文化，2018，頁303-305。

與霸領導的轉換過程中，領導者必須從事所謂的「適應性工作」。也就是解決價值觀衝突或縮小價值觀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而進行的學習。<sup>17</sup>換言之，文治與武功之間的權衡考量以及採取何種權宜方法與手段。此時領導者為了因應治國、平天下等煩雜如麻的國事，其「適應性的工作」轉換多半會從權變理論中的手段—目的的領導途徑或是滿足領導者個人 *charisma* 的領導途徑著手，以達國治與天下平的目的。

越南與中華文化（儒家文化）的深化與影響可從越人在華出仕或出使中國的使臣，他們的言行與作為可端詳一二。如秦代的越人李翁仲，任校尉，鎮臨洮，擊退胡虜，匈奴驚駭以為神，不敢近塞。當翁仲卒後，胡人又犯邊，始皇乃鑄翁仲為像，立於邊關，胡人見狀，以為公猶生，遂不敢犯京。這是死翁仲嚇退活匈奴的記載。<sup>18</sup>又，唐德宗時的丞相姜公輔為越南清化人（愛州），因協助唐德宗避難有功而升至宰輔一職，由於敢直言進諫龍顏，因而陸贄言「主文而諫，忠靡後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等訟讚之語。<sup>19</sup>再，元代越南陳朝莫挺之出使元朝，因風雨故而誤了入關之日，元人拒挺之入關，莫氏則「婉辭致請元人出對」，元人言「至關，遲關，關閉，願過客過關」。挺之立即對曰「出對，易對，對難，願先生先對」，元人「嘉其敏」遂讓其入關。<sup>20</sup>入元朝後，一日元宰相召入相府並與「諸司俱坐」，時帳篷上繡有「黃雀棲在竹枝上」，挺之以為是生黃雀，進而趨捕之，元人大笑，挺之立即「曳裂其帳」，眾人怪問之，挺之言「古有梅雀畫，未聞有竹雀畫，今宰相帳裡，何乃刺竹雀耶。夫竹，君子也，雀，小人也，以小人加君子之上，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為當朝除之。<sup>21</sup>」；語畢，舉坐眾人嘆服。復，明永

<sup>17</sup> Ronald A. Heifetz：《並不容易的領導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28。

<sup>18</sup> 陳慶浩主編：〈人物志〉，《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145。

<sup>19</sup> 陳慶浩主編：《人物志》，《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146。

<sup>2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三魁備錄》，1880，2020.03.15，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606/page/5>〉。

<sup>21</sup> 陳慶浩主編：〈人物志〉，《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148。

樂時期，越南黎季犛篡陳祚，明成祖派兵興滅繼絕，功成後將越南收為郡縣地治理之。逆臣黎季犛與其子黎漢蒼遭俘至京伏法，季犛長子黎澄獻神槍法，永樂帝任其為主管銃箭火藥的主事，後陞為工部右侍郎，卒於北京，是為越裔華人，此後明人軍中凡祭兵器，一律「祭澄」，是為火器之神。<sup>22</sup>綜上越南與中國文化思想所呈現的是，以儒家為主幹的中華文化，其分枝即中華世界中的越南、日本、韓國、琉球等，這也是東亞地區研究域外漢文的源由。這樣研究不僅有助於了解中國漢文在域外的傳播和發展，對中華世界中漢文對上述國家的影響也有重大意義。

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於《中學越史撮要》一書所言「君於大越而廟號為聖三，李聖宗文治興而武烈未顯，陳聖宗武功盛而文致未優，文武才畧雄視百代無如黎聖宗」。<sup>23</sup>文章希藉由領導理論的行為理論與權變理論分析越南三朝廟號聖宗的三位領導者其治國、平天下之研究，並藉由比較研究方法之分類法，依問題意識所示將三位聖宗分類為文治興、武未顯、武功盛，文未優及文武兼備等三類型。<sup>24</sup>其目的係彰顯李聖宗、陳聖宗與黎聖宗三者之間的領導風格，以及突顯越南在「中華世界」中與中國的關係連結。文章首論從史冊典籍中探究天子治國、平天下的領導理論要旨，根據三分類型鋪陳本文第二、三、四段落，也就是越南李朝、陳朝與黎朝三朝「聖宗」廟號的領導人，即李聖宗日尊。<sup>25</sup>陳聖宗晃。<sup>26</sup>黎聖宗思誠。<sup>27</sup>其文治與武功的事蹟。第五段則是對三朝聖宗的文治、武功比較評論。最後則為結論。

據《中學越史撮要》載，秦攻略陸梁地「置南海、桂林與象郡」三郡，秦末漢初，秦故吏龍川令趙陀「併之自立為南越國」。西漢武帝南征南越王國，同

---

<sup>22</sup> 陳慶浩主編：〈南翁夢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3。

<sup>23</sup>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秋集，頁14。

<sup>24</sup> Todd Landman：《最新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臺北：韋伯文化，2007，頁9-10。

<sup>25</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08，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20>〉。

<sup>2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08，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5/page/89>〉。

<sup>27</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593。

時郡縣其地，分秦之三郡為漢之九郡，東漢時「徵王」之亂，徵側「畧定嶺外五十餘城稱交趾」，其範圍約為趙陀所領之故地。三國時期，東吳孫權將交趾區分為「南海、鬱林、蒼梧」合為廣州，又「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為交州。<sup>28</sup>後梁時期，「劉龔據廣州」而稱南漢，之後便「併于宋」，廣州遂為中國所有。而交州則是越人吳權於白藤江一役戰勝南漢進而獨立建國，越史稱為「前吳」王朝。<sup>29</sup>至此交、廣分別各屬越南與中國。吳王權逝後，吳氏王朝陷入吳王權二子（吳昌岌與吳昌文）與吳王權王后之弟（楊三哥）爭權的「後吳」王朝時代，雖終為二子得權並共同理政，但因兄昌岌早逝，弟昌文又於某戰役戰死，至此吳氏王朝陷「十二使君」爭權奪利的戰國時期，幸得丁部領攻伐「十二使君」，越南才得以統一，時稱「大瞿越」。

丁部領建國後又因王位繼承的問題引發兄弟爭奪，進而給予「十道將軍」黎桓奪權的機會。再加上此時宋師犯越境，黎桓部將則藉此機黃袍加身於黎桓並領軍戰宋師，終於在支陵一役戰勝宋師。<sup>30</sup>黎桓肇建黎氏王朝歷經黎中宗至臥朝帝黎龍鋌而終國絕祀，其因在於臥朝帝「不君」，特別是「弑兄虐眾」又「溺亂女色」。<sup>31</sup>時李公蘊為臥朝帝時之殿前指揮使，當臥朝帝崩，公蘊自立為帝，是謂李太祖，也就是越史的李氏王朝。李朝起以太祖、太宗至聖宗時為李朝第三代之君王，越史稱為「嗣德之君」。李氏王朝傳世八帝，嗣位至昭皇，在位二年，遂禪位於陳煚是為陳氏王朝之陳太宗。陳氏王朝第二代君主，即陳聖宗，在位二十一年，《越史通鑑總論》稱陳聖宗在位「陳家基業，由此而固」等言。<sup>32</sup>陳氏王朝歷十二帝至重光帝，時為明永樂帝時期，明成祖胸圖大略欲郡縣安南之地而南征，<sup>33</sup>至此陳氏王朝滅國絕祀，待黎利奮起以十年的時間戰勝明軍，是

<sup>28</sup>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首集，頁5。

<sup>29</sup> 據《越史要》載：「吳王既敗南漢」於是稱王於後晉天福四年（西元939年），越史稱之為：「我越南復國自主之第一君」，國號曰：「前吳」。此即為越南脫離中國管轄而自立為國。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10，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7/page/48-49>〉。

<sup>3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大越史約》，1906，2020.02.10，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4/page/23-24>〉。

<sup>31</sup> 越·黎嵩：《越鑑通考總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頁21。

<sup>32</sup> 越·黎嵩：《越鑑通考總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頁23。

<sup>33</sup> 安南之名係李朝英宗時期「遣使通貢於宋」，時宋孝宗以「安南國王」冊封之。漢喃古籍文獻



為黎氏王朝之黎太祖，史稱後黎王朝。黎家天下的第四代君主即黎聖宗，《大越史記全書》載「帝創制立度，文物可觀，拓土開疆，版章孔厚，真英雄才畧之主」。<sup>34</sup>

此外，據越南阮氏王朝輔政大臣黃高啟所撰《越史要》載，交州獨立自主立國係因吳王權戰勝南漢之白滕之戰、丁部領求封於宋以爭取穩固的獨立根基及黎桓戰勝宋師的支棱之戰，凡此三點實為越南獨立自主建國之因。換言之，中國與越南關係，或朝貢，或征伐。也就是剿與撫的交互運用，以維羈縻或獨立的中越關係。綜上，黎朝代丁朝，李朝代黎朝，陳朝代李朝，後黎朝代陳朝。造就了李氏王朝、陳氏王朝及後黎王朝的興起，而李朝之於宋，陳朝之於元，後黎朝之於明，越南對中國的關係乍叛乍臣，個中原因或許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霸權興衰史》一書引用德國重商理論家馮·霍尼希（von Hornigk）之言可端詳，他指出「一個國家富強與否，並不是看國家的富裕程度或財富的安全性而定，而端賴於其鄰國國力的大小和財富的多寡」<sup>35</sup>；此語道出中越關係的微妙所在。也因此成就越南三朝聖宗獨具隻眼，力精圖治，各領風騷，以成國治天下平的盛事，也為越南奠定不易維持獨立的空間與時間。以下依序研究三位聖宗的文治、武功事蹟。

## 貳、 文治興，武未顯－李聖宗

李氏王朝得位於黎氏王朝第三位君主黎龍鋌，由於他弑兄篡位（黎龍鉞），又因得位後「荒淫酒色，寢成痔疾，臥而視朝」，故越史稱臥朝帝。<sup>36</sup>李公蘊為李氏王朝肇建者，原仕黎中宗，「中宗遇害」遭親弟弟弑殺，公蘊抱中宗屍體而

---

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4>〉。

<sup>34</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593。

<sup>35</sup> Paul Kennedy，《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張春柏等譯，臺北：五南出版社，2014，頁14。

<sup>3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00>〉。

哭，「臥朝嘉其忠」升「親衛殿前指揮使」，當臥朝帝崩逝後，<sup>37</sup>李公蘊便取而代之是為李太祖。李公蘊因臥朝帝失德，故而常引以為鑑，在內政上詳「定稅例」，在軍事上「定兵額」同時「賜田稅」等寬大之政，這些措施係為矯臥朝之失。<sup>38</sup>雖然寬政親民，但因篤信佛法，不僅廣建「寺觀」，又令「京師千餘人」削髮為僧，耗費財力「不可勝言也」。<sup>39</sup>也因此黎崱評論李太祖「僧尼半於民間，佛寺滿於天下，非創業垂統之道也」。<sup>40</sup>李氏王朝第二代君主李太宗即位時，亦遭其叔、弟武德王、東征王及翊聖王的挑戰，所幸賴將軍黎奉曉之助，始能登上王位。<sup>41</sup>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對內令人撰「立黜陟官吏之例」，對外則多半親自平亂伐叛。特別是伐儂智高之亂，懲戒占城不貢，因而獲《越史要》稱「兵威張矣，四鄰懾矣」之威名。<sup>42</sup>

李聖宗是太宗長子，太宗崩後遂登大位。據《大越史記全書》評論認為帝「誠心愛民，重農恤刑，柔遠能邇，置博士科，厚養廉禮，文脩武備，海內謐寧，足為良主」等評語。<sup>43</sup>以下則為其文治之事與武備之功。

## 一、文治之事

<sup>37</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147。

<sup>38</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04-105>〉。

<sup>39</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149。

<sup>40</sup> 李太祖篤信佛教甚至到執迷的地步，如現今越南河內的一柱寺，即李太祖時建造，據《越史》載，係李太祖夢「感觀音引登花屋」以為不祥，故命人「立石柱構蓮花屋於上」，並令「僧徒誦經以求延壽」，故該寺又名「延祐」寺。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16>〉。

<sup>41</sup> 黎奉曉功高而不居功的態度曾令李太宗讚賞言「吾嘗觀唐史」認為「尉遲敬德匡君之難」，後世無人可比，今日「乃知奉曉之忠勇過敬德矣」。又太宗欲賞奉曉，奉曉言「不欲爵賞，願得立冰山，遠擲大刀，驗刀墮官地內，賜以作業」，此即斫刀田之由來。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157。李氏王朝以後「凡以田賞諸功臣，命之為斫刀田」。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12>〉。

<sup>42</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3-4>〉。

<sup>4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181。

### （一）定名國號

聖宗即位後，立刻改國號為「大越」。由於越南自丁部領建國後就以「大瞿越」為國號，接續的李朝太祖與太宗也未曾改名，迄至聖宗時認為「大瞿名稱頗未雅」，故更名之。<sup>44</sup>

### （二）革新獄政

西元 1055 年（龍瑞太平二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冬，大寒。聖宗有感天氣寒冷異常，自己雖「御獸炭，襲狐裘」仍寒冷無比，時突然有感犯人「在囹圄中」衣不蔽體「食不充腸」，於是基於以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之心，下令獄官「給衾席，日二次食之」。<sup>45</sup>此為李朝的獄政革新，在當時應是創舉之政。<sup>46</sup>

### （三）朝服定制

西元 1059 年（彰聖嘉慶元年，宋仁宗嘉祐四年），秋八月，聖宗令百官入朝須「戴幘頭著鞢」。<sup>47</sup>換言之，官員上朝必須著朝服戴官帽脫鞋著鞢，循禮蹈節以正衣冠。<sup>48</sup>

### （四）定天子軍

由於聖宗追隨太宗南征北討，故而非常重視武備，時常「不以安而忘戰」，在軍備上將部隊「定軍號」，計分八軍，皆分左右且在額頭上黥「天子軍」四字。

---

<sup>4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17>〉。

<sup>45</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2，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21>〉。

<sup>46</sup> 關於李聖宗令獄卒給囚犯「衾席」，日食二餐之政策，依聖宗的說法係「吾之愛吾子，猶吾父母斯民之心。百姓無知，自冒刑憲，朕甚憫焉。自今以後，罪無輕重，一從寬宥」。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歷朝憲章類誌》，n.d.，2020.02.12，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0/page/52>〉。

<sup>47</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182。

<sup>48</sup> 據《交趾遺編》（輯於《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載「安南立國凡事簡略」至李氏王朝始有朝儀制度。

### （五）賜吏錢粟

李氏王朝自太祖始，官吏均無俸給，所有官吏，「內官不辰賞賜」，外官則以所治鄉民的「田土陂池稅以自給」。但從李聖宗起首先給獄吏錢粟，期望掌管人命的官吏能以此「養廉」而奉公守法。<sup>50</sup>

### （六）抑佛崇儒

李家天下開國以來因太祖篤信佛教，因而廣建佛寺及鑄鐘無數導致勞民傷財。西元 1070 年（神武二年，宋熙寧三年），聖宗欲匡此風故崇儒教遂以周公、孔子為尊，因而「脩文廟」於昇龍城內，同時「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又畫「七十二賢像」且「四時享祀」，另命太子臨學，「儒道自此尊」。<sup>51</sup>

## 二、武備之功

### （一）懲文討愛

李聖宗（日尊，開皇王）時任太子時便奉太宗之命征討叛亂。計西元 1042 年（明道元年，宋慶曆二年），文州叛，命「開皇王日尊討之」並任為「都統大元帥」。隔年，（明道二年，宋慶曆三年）三月，愛州叛，「命開皇王日尊討愛州」。

<sup>52</sup>

### （二）靖邊南疆

---

<sup>49</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24>〉。

<sup>5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17>〉。

<sup>51</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185。又根據《越嶠書》載「李氏設科舉法，三歲一選」，卷 8，頁 146。

<sup>52</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5-6>〉。

西元 1069 年（神武元年，宋熙寧二年），占城與大越為鄰，占人屢次犯邊，聖宗親征占城，克占城俘占主制矩。<sup>53</sup>制矩「願獻地哩、麻令、布政三州」以贖罪並換取歸國。<sup>54</sup>《越史》稱此三州隸屬越南版圖係「殖民有道矣」。<sup>55</sup>

### （三）佯兵伐宋

西元 1059 年（彰聖嘉慶元年，宋嘉祐四年），聖宗為「繼太宗之志」，曾派兵伐宋但兵至欽州而還，並未與宋師戰，此舉僅是「試武」而已。<sup>56</sup>

總之李聖宗崩後，越史之《越鑑通考》言聖宗「崇道學，明制度，文事駁駁乎內舉，……雖他小有過舉，亦不失為賢君」等評論。<sup>57</sup>

## 參、武功盛，文未優—陳聖宗<sup>58</sup>

李朝國祚傳位第八代君主李惠宗時，因惠宗久病未癒又無子，皇后陳氏生二公主，一是順天長公主，一是昭聖次公主，加上惠宗甚喜愛昭聖公主，因此將昭聖立嗣為太子。西元 1224 年（建嘉十四年，宋嘉定十七年），惠宗以疾故而出家並禪位於昭聖公主是為第九代君主昭皇。昭皇在位二年，遂禪位於陳煚，即陳太宗。據《越史》載，惠宗皇后陳氏與其弟殿前指揮使陳守度共謀，藉由詔選內外官員之子為宮內「充內色役」的謀策，企圖將李氏國祚移至陳氏。陳

<sup>5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184。

<sup>5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29>〉。

<sup>55</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18>〉。

<sup>5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page/23>〉。

<sup>57</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鑑通考》，n.d.，2020.02.1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6/page/22>〉。

<sup>58</sup> 《中學越史撮要》認為陳氏王朝之陳聖宗的治理是「武功盛而文致未優」，其理由源於陳仁宗（時聖宗為上皇）時設置天屬軍，即陳氏王朝以其故鄉即墨為天屬鄉，該鄉所出之士兵曰天屬軍，而且規定天屬軍士不得習文只准習武。為此阮氏王朝的嗣德帝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上御批「陳武功得力處，然亦非道」等字評論。

守度之意係將兄之次子陳昞選為「內侍正首」，洽巧昭皇也甚喜歡陳昞，「常夜召入侍，挑謔戲笑」，陳昞將此情況告知陳守度，守度則「率其家屬親戚入禁中閉城門」，而且令百官不得入，同時告知群臣「陛下已有尚矣」。<sup>59</sup>群臣皆「請擇日朝賀」，隔天昭皇下詔「禪位于昞」。<sup>60</sup>此即開啟陳家天下，竊觀陳守度之謀實為「名尚公主，實奪李祚」。

陳氏得李氏天下實拜守度之謀，陳昞繼位後便拜陳守度為相。某日朝議守度向百官說明天下大勢，他說「今盜賊並起，禍亂日滋。段尚據東，阮嫩據北，……李家衰弱，國勢傾危，昭皇女主，不克負荷，託以二郎」，我雖身為叔父又擔任「國尚父」一職必須「東馳西騖，以扞盜賊」，不如讓太宗之父「權攝國政為上皇」，待一、二年後「天下統一，復政二郎」。百官稱善，於是「陳承居攝」位。<sup>61</sup>這是陳氏王朝因帝幼而另立「上皇」以攝政的「雙帝制度」。又據《越史要》載陳家嗣位係待帝「御曆有年，以位傳」之，但國政仍由「上皇而政事親決之，上皇崩」，帝「始親政」。雖說如此，但在陳太宗在位期間，一切政事皆決於陳守度，故而《越史要》言「太宗之歷史亦謂之守度之歷史」。<sup>62</sup>

西元 1257 年（元豐七年，宋寶祐五年），蒙古兵來侵，太宗命陳國峻領兵防禦北境。十二月兀良合台兵取大理，遂順勢「移兵犯我洮江」，太宗領太子「進軍東步頭逆戰，大破之」，蒙古軍東步頭敗後退至歸化寨，遭寨主「何俸招集蠻人襲擊又大破之」。<sup>63</sup>據《大越史記全書》載，元軍雖敗於越，實因「元人新取

<sup>59</sup> 「尚」字用在婚姻上有高攀之意，特別是用於皇親貴族。因此「有尚」係指陳昞已「尚」（娶）昭皇之意。

<sup>6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2.1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page/138>〉。另關於禪位詔，請參見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50。又昭皇「有尚」之謀請參見《越史》記述。

<sup>61</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頁 251。

<sup>62</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15，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5-26>〉。

<sup>63</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15，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5/page/84-86>〉。關於此段史實，中方與越方記載不盡相同，中方《越嶠書》言越方敗戰，蒙古向越索貢，最後定三年一貢為常例。中方史實記載可參見陳中雨：〈「善敗者不亡」的實例與戰爭意涵〉，《國防雜誌》，臺北：國防大學，2019，頁 31-32。

雲南，游兵畧至，無攻取意」之故。次年，元使「來索歲幣」，陳太宗命「陳往」與元廷「卒定三年一貢為常例」。<sup>64</sup>二月，太宗禪位於皇太子陳晃，即聖宗，而自居上皇稱仁皇。

陳聖宗在位三十一年（含禪位十年），史臣吳士連評論言「帝忠孝仁恕，尊賢重道」，因而記述論及聖宗曾與皇親宗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業者，當與宗室兄弟同享富貴，雖外以天下，奉一人之尊」，而我將與各位「憂則共憂，樂則共樂」，各位則「以此語傳之子孫，使久勿忘」。<sup>65</sup>也因此《越史要》言「陳聖宗孝友君也」。<sup>66</sup>而陳聖宗在位期間所治理的陳氏天下，這期間大事莫過於抗衡元廷。換言之，若非聖宗事奉上皇以孝順，待宗室兄弟以仁恕，如何團結國內一致抗元以盡忠陳氏國祚。

## 一、文治之事

### （一）吏治

聖宗上任後便以「書筭」試考官吏，若「精通本藝者」則委以官職，若「中者」則任「內令史，掾吏」等官吏。<sup>67</sup>

### （二）取士

西元 1266 年（紹隆九年，元至元三年）三月，聖宗舉行科考「大比取士」，計京狀元陳固、寨狀元白遼等四十七名「出身有差」。<sup>68</sup>其中白遼雖任官「竟不

---

<sup>64</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72-273。

<sup>65</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80。

<sup>6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6>〉。

<sup>67</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page/1>〉。

<sup>68</sup> 越南陳氏王朝，陳太宗得國後開科取士，「凡中魁者賜狀元」，之後因「分清化、乂安為寨」，因此有京狀元與寨狀元的分別。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71。

仕」。<sup>69</sup>為此《三魁備錄》特別記述白遼「性明敏強記，讀書千行俱下」，而且「日為人牧牛，夜焚香啟讀」的刻苦經歷。<sup>70</sup>

### （三）興學

次年五月，聖宗封其弟陳益稷為昭國王。由於益稷聰明好學「通經藝工文章」，甚至是「蹴毬、圍碁」莫不精諳。曾在其居所住處旁「開學堂」並「集四方文士習學」同時「給以衣食，與之講肄」。也因此造就了陳英宗時期的狀元莫挺之等二十人，<sup>71</sup>以為陳氏王朝所用。<sup>72</sup>

### （四）編史

西元 1272 年（紹隆十三年，元至元九年），責成翰林院學士兼國史院監脩黎文休編《大越史記》，係「自趙武帝至李昭皇」止，共三十卷。<sup>73</sup>

### （五）求才

同年十月，聖宗詔求「賢良明經者」，並授職「國子監司業」，以「能講論四書五經之義，入侍經幄」。<sup>74</sup>

## 二、武備之事

<sup>69</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79。

<sup>7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三魁備錄》，1880，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606/page/3>〉。

<sup>71</sup> 莫挺之為終結後黎王朝建立偽莫朝的莫登庸之七世祖。關於莫挺之軼聞，據傳莫挺之及第狀元登殿入謝，時英宗嫌其容貌醜陋，挺之則作〈玉井蓮賦〉以自況，英宗覽而嘉之。見陳慶浩主編：〈人物志〉，《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148。

<sup>72</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page/9>〉。

<sup>7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82。黎文休所編的《大越史記》後由後黎仁宗時大臣潘孚先接續編自陳太宗以下，至後黎王朝肇建止，是為《史記續編》。又後黎聖宗時又令史臣吳士連依據前二書，參以野史輯編成《大越史記全書》，自此越南官修國史即稱為《大越史記全書》。

<sup>7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page/15>〉。



西元 1267 年（紹隆十年，元至元四年），下詔編「定軍伍」並擇選宗室子弟管理之，特別是精通武藝與善兵法者。西元 1277 年（寶符五年，元至元十四年），聖宗親征稔婆羅蠻人部落，並生擒黨眾千餘人。<sup>75</sup>此外陳氏王朝最大宗武功之事應是與元朝之間的戰爭，而元安戰爭其來由自。首先是西元 1266 年（紹隆九年，元至元三年），蒙古遣使「頒改元詔」及「送本年曆書」，聖宗則遣使至蒙古「請定貢方物」及免設置達魯花赤治理等要求，蒙古回覆則以六事要求安南須遵守，即國君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賦稅及置官監治。此其一。其次西元 1268 年（紹隆十一年，元至元五年），蒙古再遣使下詔於安南，聖宗因「受詔不拜」而與蒙古使臣論辯王與使臣位序之義，雙方對名分秩序的看法不同不歡而散，此其二。又西元 1271 年（紹隆十四年，元至元八年），蒙古建國正式建政是為元朝，元廷「遣使來諭」聖宗「入覲」，聖宗「以疾」為辭婉拒，此其三。<sup>76</sup>西元 1278 年（寶符六年，元至元十五年），元廷再遣使前來，以聖宗「不請命而自立」為故，諭聖宗「入朝」覲見，聖宗「不聽」，此其四。<sup>77</sup>綜上四點原因，雙方堅持不肯退讓應是「國君親朝」與「置官監治」等二項無共識外，再加上聖宗遣使告知元廷不能親身朝覲係因「生長深宮，未諳風土，不堪入覲」等。<sup>78</sup>職上述之故，元廷諸朝臣認為應進兵安南以示懲戒。一場抗元保越的戰爭已如弓上之箭不得不發。

陳聖宗寶符六年冬禪位於皇太子陳吟，即仁宗。而元安之戰係發生於聖宗（上皇）與仁宗二帝在位期間，也就是西元 1282 年～1289 年，即仁宗紹寶四

<sup>75</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80-283。

<sup>7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2.26，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page/8-14>〉。關於元朝欲在安南設置達魯花赤（蒙古官名，監治郡縣）治理，陳聖宗又於寶符三年（至元十二年），遣黎克復等奏訴言，達魯花赤的治理係用於邊蠻地區，而安南為元朝的藩屏之一，以達魯花赤監治豈不「見笑他國」。元廷不從，復又以六事責備陳聖宗，同時遣將派兵巡視兩國邊境，以武力威嚇。見 volume/256/page/17。

<sup>77</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86

<sup>78</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3.10，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page/20>〉。

年至重興四年(元至元十九年~二十六年),雙方爭戰長達八年之久。又根據《越史要》記載元安之戰重要戰役約略有二,茲敘述如下:

### (一) 假道征占,實為伐越

西元 1282 年(紹寶四年,元至元十九年),元軍兵分二路,一路由元帥唆都率軍從海路至占城。一路則為鎮南王脫驩統兵五十萬循廣西陸路,以征伐占城而借道安南之名,而行「假道伐虢」之實,兩路兵馬企圖會師以佔領安南全境。時興道王陳國峻亦分兵以因應元兵,<sup>79</sup>一屯兵諒山以備脫驩,一鎮兵乂安以防唆都。戰役開始後陸路方面,越方則施以誘敵深入之計均不加抵抗,使得元軍一馬平川直抵首都昇龍城,速勝的結果是脫驩「志得而驕」不設防。當預計與脫驩會師的唆都兵至昇龍城外三百里時,突遭領陳國峻之命的陳日煚的突襲大敗唆都於鹹子關,唆都敗死。另陳國瓚則戰脫驩於萬劫,脫驩敗走。<sup>80</sup>此役安南勝元。<sup>81</sup>

### (二) 白藤江植樁敗敵

西元 1289 年(重興四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元帝又命脫驩與阿入赤「以水路軍自欽州」入侵。戰役開始陳國峻首先指揮陳慶餘於雲屯與萬劫等地截擊元軍輜重糧草,元軍陸路失去後勤輜重,戰役已呈敗象。<sup>82</sup>水路方面,興道王陳國峻令人預先於白藤江沿岸植入木樁,待湖水漲潮時誘元軍入陷阱,湖水退去後元軍船隻均陷於其中大敗元軍,俘其元將烏馬兒,脫驩則敗走。此役安南再勝元。<sup>83</sup>

<sup>79</sup> 興道王陳國峻為陳太宗之兄陳柳之子,係為陳仁宗之叔父。抗元保越期間仁宗冊封為國公,以節制統領天下諸軍。據《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載「陳制以親王入相則稱公,興道王係以親王為將故稱國公」。

<sup>80</sup> 陳日煚為陳太宗六子,陳國瓚則為陳氏宗親,曾手持「破強敵,報皇恩」的旗幟與敵軍對陣,勇不可當,勝元後加封王爵。

<sup>81</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3.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9>〉。

<sup>82</sup> 陳慶餘為陳氏宗親,在抗元保越戰爭中因力抗強敵而獲上皇聖宗「立為天子義男」,官拜驃騎大將軍。

<sup>83</sup> 元安之戰,雙方記載不盡相同,如《安南紀略》作者黎崱載元安之戰戰況緊急陳聖宗「遣兒子

元安之戰最後的結局是陳聖宗與元世祖相繼過世，元成宗繼立，陳仁宗親政。在此氛圍下，安南遣使貢方物，元帝詔罷兵並以國王冊封陳仁宗。據此結果，越史臣吳士連言「聖宗承太宗之業，中遭寇亂，委任將臣，與仁宗同力共濟，使天下既渙而復合，社稷既危而復安。終陳氏之世，無復胡虜之侵，厥功茂也。<sup>84</sup>」等訟讚之詞。易言之，聖宗的武功是勝於文治而無庸置疑。

## 肆、文武兼備—黎聖宗

陳家天下自太宗得位於昭皇禪位歷經聖宗、仁宗、英宗、明宗、憲宗、裕宗、藝宗、睿宗、廢帝、順宗及少帝。<sup>85</sup>由於黎季犛受藝宗所託輔政順宗，身為輔政重臣季犛因大權在握漸有篡奪之心，不久逼順宗禪位於少帝而自稱國祖章皇。由於少帝年幼政事皆由黎季犛決斷，謀權篡位野心促使季犛逼迫順宗出家進而再逼死順宗，不久季犛篡位，少帝則廢為保寧王。<sup>86</sup>西元 1400 年（聖元元年三月，明建文二年），黎季犛篡國，陳氏王朝亡，國號大虞。時自稱陳氏子孫陳添平赴明廷奏訴黎季犛篡國，永樂帝派大軍以興滅繼絕之名征伐安南，生擒黎季犛與其子黎漢蒼等人，功成後郡縣其地並置布政司治理。期間亦有藝宗次子陳頤號簡定帝及藝宗之孫陳季擴號重光帝，相繼為興復陳氏王朝而努力，但不幸均告失敗，越史稱此二帝為後陳紀。總之陳氏王朝自陳太宗起至後陳二帝

---

張憲侯陳鍵迎戰」元軍「於清化，持久，力弱無援，張憲遂與崙等以其兵降」而《大越史記全書》則記「彰憲侯鍵，及僚屬黎崙等，挈家降元」。又雙方對白藤江戰役記述也有不同之處，《安南紀略》並未記載烏馬兒被俘、脫驢敗走等事，僅輕描淡寫言「王聞彼兵掘陷馬阱，守女兒關，遣思明州牧黃堅引由他道徑至祿州。全師還」等句。雙方如此相異的記載，應是執筆者的身份使然。黎崙與其主陳鍵降於元，陳鍵後遭興道王之家臣阮地爐射殺，黎崙將陳鍵屍體下葬後至元出仕，黎崙於元廷官拜侍郎一職，晚年則是寫作讀書，並撰論《安南紀略》一書而終老於中國。

<sup>8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鑑通考》，n.d.，2020.03.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6/page/46>〉。

<sup>85</sup> 藝宗在位三年後遜位於其弟睿宗，由於藝宗得位皆賴睿宗之力，故以王位遜之。睿宗在位四年，征伐占城敗崩，藝宗則立睿宗之子陳昞，在位十二年，後因不德降為靈德王。藝宗則再立其最小兒子陳頤是為順宗，在位九年後被季犛所殺。

<sup>86</sup> 少帝為順宗之子，其母為黎季犛之長女，也就是順宗之皇后，故季犛為少帝之外公。也因此故季犛不殺少帝而廢為保寧王。

止，計國祚一百八十一年。<sup>87</sup>

西元 1418 年（平定元年，明永樂十六年），越南在明朝的統治之下，不滿明廷治理的「清化人黎利起兵於藍山自立為平定王」。<sup>88</sup>西元 1427 年（平定十年，明宣德二年），黎利叛亂於支陵敗明軍，「斬總兵柳昇、梁銘，擒都督崔聚、尚書黃福，大將沐成遁走，王通遂乞和」，十一月王通與黎利「盟于東關」。然黎利無意與明廷為敵，於是「遣人齎書」明廷，「乞循成祖繼絕初意」立故主後裔「陳暲主其國罷兵息民」。<sup>89</sup>由於明宣宗與「一時輔臣俱厭兵」而「從其請」封陳氏之後嗣為國王，另明廷諭「王通借此為班師之名」歸國。<sup>90</sup>王通歸國後黎利則派兵追殺「陳暲」，「陳暲」遁逃「入玉麻山飲酖而卒」。不久，黎利復遣使者「如明表言陳暲已死，無可代者，復令國人上表，以符其言」，明廷知黎利「得人心」，於是「遣使來冊封」，並「定三年一貢」，安南黎氏王朝受到明廷承認，是為越史所稱後黎氏王朝始。<sup>91</sup>

黎聖宗諱思誠是後黎王朝第四代君主，聖宗在位三十八年「創立制度，文物可觀」開疆拓土「真英雄才畧之主」，雖如漢武帝，唐太宗，「莫能過矣」。<sup>92</sup>聖宗統治期間是為治平之世，越人稱為洪德賢君。<sup>93</sup>根據《中學越史撮要》與《大越史記全書》載黎聖宗的文治與武備諸事如下：

<sup>87</sup> 資料來源《大越史記全書（二）》、《南翁夢錄》、《中學越史撮要》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等。

<sup>88</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3.16，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9/page/1>〉。

<sup>89</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3.16，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9/page/54-55>〉。

<sup>90</sup> 據《越史要》載：明廷知黎利上表請封陳暲為安南國王係詭詐欺瞞，但明軍敗戰，「亦無可如何」只得「從其請」封陳暲為國王。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3.16，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56>〉。

<sup>91</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3.16，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56-57>〉。「三年一貢，貢品有代身金人」。「代身金人」係黎利與明軍戰於支陵馬鞍山，斬殺安遠侯柳昇。黎利乞和明廷，「明人責償」於是「鑄金人代之」以求恕。該典故載於陳慶浩等主編：〈桑滄偶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168。

<sup>92</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593。

<sup>93</sup> 陳慶浩等主編：〈南國偉人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頁 88。

## 一、文治之事

### （一）民政

#### 1. 正風俗，定禮法

如工科給事中梁世榮彈劾鎮殿將軍裴訓，指出裴訓喪妻後又「娶女為妻，薄伉儷之恩……。事關風化，係是紊亂彝倫」，宜送司法治罪。又，西元 1470 年（洪德元年，明成化六年），頒定「子居父母喪，妻居夫喪，當遵三年通制。」否則輕則流罪論，重則死罪處。<sup>94</sup>

#### 2. 抑權貴，平物價

西 1484 年（洪德十五年，明成化二十年），重申禁令要求「權豪之家」操辦婚姻大事，「如有賣買市上民間大小物貨，宜隨時價」，不得仗勢憑威，低價買賣或攘取強奪等情事，違者治罪。<sup>95</sup>

#### 3. 勸課農桑，頒訓民大誥

即使地盡其利，人盡其力，「使民有餘財，而無凍餒逃亡之弊」。<sup>96</sup>同時「頒訓民大誥」自府、州、縣各一本，以整飾民情風俗。<sup>97</sup>

### （二）取士

#### 1. 鄉試薦舉

西元 1462 年（光順三年，明天順六年），由各社社長「保結」，

<sup>94</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19，637。

<sup>95</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81-682。。

<sup>96</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90。

<sup>97</sup>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秋集，頁 11。另據《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載，黎聖宗時期所頒佈「訓民大誥」已遺失無可考。

若其人「有德行者」，應許其參加鄉試。但若其人「不孝、不睦、不義、亂倫，及教唆之類」者，雖有學問，亦不許參加考試。

## 2. 科舉取士

西元 1463 年(光順四年,明天順七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應考計四千四百餘名,僅取四十四人舉人。不久,聖宗親自殿試,策問考生以「帝王治道」,<sup>98</sup>其中梁世榮表現最佳,帝賜其為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sup>99</sup>西元 1466 年(光順七年,明成化二年),為黎朝三年「大比取士」定制的一年,是年取二十七名舉人,聖宗依例親自策問「帝王治天下」之道,取楊如珠等八名進士。<sup>100</sup>西元 1472 年(洪德三年,明成化八年),定進士資格例。第一甲第一名正六品八資,第二名從六品七資,第三名正七品六資,並賜進士及第。<sup>101</sup>

### (三) 撰修史書,編輯國朝政事

西元 1479 年(洪德十年,明成化十五年),令史官吳士連修撰《大越史記全書》,共十五卷。<sup>102</sup>西元 1483 年(洪德十四年,明成化十九年),令大學士申仁忠、東閣校書杜潤等人將國朝政事編輯成書,名為《天南餘暇集》,並且親自

<sup>98</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03。

<sup>99</sup> 根據《三魁備錄》記載，黎聖宗甚愛梁世榮文章，尤其幾乎是所有對外邦交辭令均出自梁世榮之手，而「名聞上國」。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三魁備錄》，1880，2020.04.0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606/page/13-14>〉。

<sup>100</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11。黎聖宗極重視朝臣是否精進學問，如楊如珠因「學業不進」之故，而除去「鴻臚寺丞」一職。又，「責梁世榮、杜欣」等人，治「以學業不進」之罪等故事。見《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92，631。

<sup>101</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53。

<sup>102</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67。黎朝仁宗（太宗三子）時遭兄長宜民（太宗長子）所弑，幸臣阮熾與丁列擁立嘉王（太宗四子），是為黎聖宗。時吳士連曾支持宜民僭位，聖宗即位後諭吳士連在厲德侯（宜民）篡位時，不曾為朝綱「激揚風憲」，且無「從死之道」，亦「無君之心」，當厲德侯失國後，反而事我，實「真賣國奸臣也」。見《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599。雖然如此，聖宗仍不棄前嫌任用吳士連為史官，並令其修撰史書，可見聖宗任人不計嫌隙，唯才是用。

作序。<sup>103</sup>

#### （四）校定官制

西元 1471 年（洪德二年，明成化七年）九月，校定洪德官制，所校之因源故於前朝官制大多「品崇爵侈」，現今改制為「祿省秩卑」，使得各官制「食既無冗，責實有歸，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所校定的官制計六部、六科、六寺，其職責是六部參綜朝政機務、六科「審駁百司」，六寺則「承行庶務」。<sup>104</sup>校定皇室親王封號、勳臣爵位及勳級、功臣榮封號，又大臣要職以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少師、少尉、少傅及少保等職稱。校定守衛三司為錦衣、金吾二衛、效力四衛、神武四衛及殿前六衛。<sup>105</sup>另西元 1473 年（洪德四年，明成化九年），再校定十三道監察御史之官兵員生編制。<sup>106</sup>自是洪德年間官制的校定莫不是史官吳士連所言「各置官以治之」的目的。

#### （五）地方組織更迭

黎太祖開國之初，全國共設五道。西元 1466 年（光順七年，明成化二年），黎聖宗將五道改為承宣十三道，並改路為府，改鎮為州，轉運為知縣，社官為社長等名稱更替。<sup>107</sup>

#### （六）外交

西元 1478 年（洪德九年，明成化十四年），定各藩酋朝貢期限、秩序與懲處等相關規定。是項規定為每年正月與七月來朝兩次，若「廢棄朝禮」，第一次

---

<sup>103</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4.0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4/page/40>〉。

<sup>104</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48。光順六年設置禮、吏、戶、兵、刑、工等六部，又將中書科改為吏科、海科改為戶科、東科改為禮科、南科改為兵科、西科改為刑科、北科改為工科。六寺則為大理、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尚寶等。詳見《中學越史撮要（秋集）》，頁 14。及《大越史記全書（三）》頁 609。

<sup>105</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48-650。

<sup>106</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56。

<sup>107</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13。十三道為清化、乂安、順化、天長、南策、國威、北江、安邦、興化、宣光、太原、諒山、中都府等。

罷職奪官，第二次則捉拿治罪。另各藩使臣進貢時須至「會同館」待命，由錦衣衛等陪同監看，使其秩序井然。入朝時宜「先後引行」，不得言語且從人奴婢一律不得跟隨，若有違者「拿來治罪」。<sup>108</sup>

## 二、武功之事

### （一）親征占城

西元 1470 年（洪德元年，明成化六年）八月，占城國王盤羅茶全領水步象馬十餘萬人襲黎朝化州之地，守將范文顯不敵告急。十一月六日，聖宗下詔親征占城。先前則遣使奏告明廷占城犯邊一事，另指示天長府承宣使要先固糧後用武為征占事先準備。聖宗在其征伐詔書中指出征伐的原則係出於「伐叛救民，聖哲以之而耀武……蓋自古夷狄為患國中，故聖王弧矢以威天下，……雖用兵仍聖人之不得已，而立法使愚婦之所共知」。當日即領精兵二十六萬南征，隔日則奏告太廟曰「蚩蟲占城……與我國而為仇。始則攻掠化州，圖為奪我疆土。終則關聞明國，更謀壞我宗祧。……臣不得已，祇徇眾情，恭行天罰。甲兵大舉於外，威權不少假人。」<sup>109</sup>在征占的過程中，大軍偶遇風雨，聖宗則作詩鼓舞士氣，其詩曰「百萬歸徒遠啟行，敲蓬雨作潤軍聲」。<sup>110</sup>與此同時，更命吏部尚書阮如堵祭祀丁先皇祠，以為軍隊「祁軍」。<sup>111</sup>

西元 1471 年（洪德二年，明成化七年）二月，聖宗率大軍攻破尸耐城進圍首都闍盤城，在重重的圍困下，闍盤城陷，占主茶全降，此戰共俘三萬餘人，斬首四萬餘級。戰後茶全被擒，其將持持敗走至「藩籠」，據其地自稱為占城主。由於持持佔據占國五分之一的土地，持持畏威則遣使稱臣，聖宗封其為王，另又封「花英」、「南蟠」二王，共計三國藉以達「羈縻」而分其力的效果。<sup>112</sup>不

<sup>108</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65，689。

<sup>109</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39-642。

<sup>110</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4.07，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3/page/40>〉。

<sup>111</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42。

<sup>112</sup>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秋集，頁 16。



久，占城主茶全憂憤成疾而死，茶全最後下場是遭到「斬其首，焚其屍」的境遇，屍身投入於江，其首則隨船而行，船頭樹立旗幟，上面書寫「占城元惡茶全之首」等字樣以示天下人。<sup>113</sup>占城一役結束後，各方藩酋均遣使朝貢，如哀牢、鎮寧府土官琴公、順平州土官道貳、攸樸峒知州道慮等。六月，聖宗將占城一地（太占對古壘）設置廣南承宣及升華衛，又置十二承宣按察及廣南三司等組織，以達郡縣其地的目的。<sup>114</sup>

## （二）伐哀牢

西元 1467 年（光順八年，明成化三年）二月，因哀牢佔據「弄洞」之地又侵掠邊境，聖宗命屈打領二千餘兵前往征伐。三月屈打以福禍利害關係招降哀牢賊首「道銅」，「道銅」等則「詣營門降」。聖宗原意為將「道銅」等眾誅處，然太保丁列則言「道銅果於誠服來降，則待之不死，以勸後來」。帝從之，將「道銅」監禁獄中。<sup>115</sup>

## （三）征老撾與盆蠻

西元 1479 年（洪德十年，明成化十五年）八月，老撾與盆蠻首酋琴公串聯侵略西陲地方。<sup>116</sup> 聖宗命黎壽域為征西將軍，共率領五道兵馬計十五萬，大軍犁庭掃穴大破盆蠻，同時乘勝入老撾，老撾王遁逃。同年十月，由於盆蠻一地與外夷接壤鎮撫不易，故聖宗設置鎮寧府下轄七縣，並分置府、縣官「以監治之」。不料琴公已具叛亂之心，不僅外倚老撾之聲援，內則攻伐「流官」，竊佔其府縣之地，以拒官軍。當大軍攻破老撾時，又伺機截擊征西部隊，聖宗於是再命將軍黎念討伐琴公。當三十萬大軍進討大破琴公，琴公死，盆蠻降，於是

<sup>11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47。

<sup>11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4.07，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3/page/46-48>〉。太占即今日廣南省，古壘則無從考。

<sup>115</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16-617，619。

<sup>116</sup>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秋集，頁 16。盆蠻酋長為琴盧氏，仁宗時曾內附而改為歸合州，傳位琴公後因有叛意便援助老撾侵略安南西陲地方。

聖宗封其族人琴冬為「宣慰大使」，另置諸土官「以分治之」。<sup>117</sup>

## 伍、領導理論觀點評析與比較

越南正式建國脫離中國郡縣之地，大致係從丁部領的丁氏王朝開始，約莫是宋太祖開寶元年時期，之後歷經黎、李、陳、後黎、西山、阮等易姓王朝。國名也從丁朝的大瞿越，李朝聖宗改為大越，李英宗時受封於宋而稱安南，黎太祖起兵抗明，而又改為大越王國，後黎王朝黎顯宗與黎愍帝時期遭西山兄弟篡奪是為西山朝，嘉慶年間越南嘉隆帝起兵易西山政權，進而請求冊封易安南為越南，是為越南阮氏王朝。阮氏國祚傳至明命帝時又更名為大南一名，到了近代越南歷經越戰的洗禮後，於 1976 年正式成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越南。根據阮氏王朝文學家吳甲豆的看法，他認為越南歷史上擁有「聖宗」廟號者，計李朝聖宗—李日尊、陳朝聖宗—陳晃、後黎朝聖宗—黎灝。為此，他對三人的治國能力作了大概的分析，即從文治與武功兩方論述。本文則接續吳氏兩點看法，從越南史冊典籍中詳加析論如上。

此外，本文欲從領導理論的角度面向評析三朝聖宗的豐功偉業。首先《越史鑑通考》與《大越史記全書》均認為李聖宗在位期間有三慮一憂，即思慮身處監獄的囚人，因飢寒而致死。又慮刑獄官吏因家用故而受賂。三慮人民缺乏糧食身家困窘。一憂則是西元 1070 年（神武二年，宋熙寧三年），四月大旱，憂百姓生活無以為繼。於是頒佈相關治理措施，以為因變之方。武瓊與吳士連皆如是認為李聖宗的文治是出自於「誠」。<sup>118</sup>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質言之，即「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由

<sup>117</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2020.04.09，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4/page/29-30>〉。

<sup>118</sup> 武瓊為《越鑑通考》的作者，黎聖宗洪德九年二甲進士。吳士連為《大越史記全書》的作者，曾任黎宜民時之都御史，聖宗即位後遭貶，不久重新起用令其編修《大越史記全書》。

「誠」始。<sup>119</sup>若從領導理論的層面言，李聖宗治理行為即屬行為理論，即對自己的角色定位與行為熟知，而且嚴以律己的率先躬行。其次又能體恤部屬與百姓，願意以「己之所欲施於人」的利民心態。這也是王的領導典範，也就是孟子所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要旨所在。故而吳甲豆才會言李聖宗是「文治興而武烈未顯」的帝王。

其次，陳朝聖宗在位期間最大的功績為敗蒙元之侵，以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宋末，蒙古敗宋國祚滅趙宗嗣，進而肇建蒙元。不久，元兵即來侵犯宋的藩國—安南。吳士連稱元侵越為「胡虜之侵」。也就是越南並不承認蒙元的正統，故而謂元侵宋是「臣子謀君父」係「夷狄侵中國之兆」。這樣的看法即顯示越南與中國有著冊封與朝貢的君臣關係所在，也因此越南陳朝不惜「君臣協謀，兵民戮力，卒除北寇」，以「盡人事，回天變之道」。<sup>120</sup>又《越史要》作者黃高啟言元安之戰為「我國戰史上最有榮光」之戰，越南勝蒙元後陳聖宗親題詩云「社稷兩回勞石馬，山河千古奠金甌」等句，以說明越南「能獨立者無弱不強，能同心者無難不易」的道理。<sup>121</sup>綜觀陳聖宗的功績行為正符合領導理論的 *charisma* 的領導，特別是陳聖宗從事非傳統行為規範的行動—抗元保越。此一核心概念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華夷分治思想。若欲成為中華正統則必須經過「用夏變夷」的階段，也就是「使無禮義者化為有禮義者」。<sup>122</sup>簡言之，越南陳氏王朝保存中華世界秩序的名分秩序的倫理。尤其是趙宋遭蒙元寇亂，身為中華世界份子的越南能在陳聖宗與陳仁宗合力共濟的情況下，「使天下既渙而復合」，二帝「厥功茂也」。<sup>123</sup>事實上，非常時期必須有非常的領導，而霸的領導正是突顯陳聖宗 *charisma* 領導的特質所在，這樣的領導不是抗元失敗就是保越成功的零和，所幸陳聖宗抗元保越的願景獲得全體皇室宗親與人民百姓的支持，正是這樣的武功大於文治的事實，吳甲豆與嗣德帝才會讚許陳聖宗是武功勝於文治

<sup>119</sup> 蔡鏐：《曾胡治兵語錄注釋》，費恕春註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 52。

<sup>120</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87。

<sup>121</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2020.04.13，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30>〉。

<sup>122</sup> 劉師培：〈攘書·華夏篇〉，《劉申叔先生遺書（二）》，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頁 754。

<sup>12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304。

的帝王。

第三，黎聖宗的文治與武功根據集賢院所撰《越史》與翰林院著《大越史約》等記載，皆如是認為黎聖宗是「內謹法紀，外拓疆土」，<sup>124</sup>其「文治武功空前絕後」，特別是越南制度係奠定於此，甚至認為聖宗「文武才畧」可比漢武帝與唐太宗。由此可知，吳甲豆所言「雄視百代，無如黎聖宗」非妄言。雖言如此，黎聖宗愛好文學的雅趣更勝武略。如曾命朝臣作詩餞行明使郭景，自己以天南洞主之名作序。又以騷壇元帥之名為《瓊苑九歌》詩集作序，<sup>125</sup>同時任命臣子申仁忠、杜潤為副元帥，其他如吳綸、譚慎徽等二十八人為詩集和韻，稱之為二十八宿。另又令申仁忠、杜潤編撰《天南餘瑕》記錄國朝政事，聖宗更為此集作序。此外，聖宗任內征占、伐老撾與盆蠻等武功，亦令人撰記名為《親征事記》等。<sup>126</sup>黎聖宗文治武功的種種事蹟在在顯示為領導理論中的轉換型領導，也就是個人文治的風采不僅影響臣子，更是朝臣部屬的明哲導師，充分展現王的領導。<sup>127</sup>然黎聖宗外攘蠻夷開疆拓土，不僅宣揚國威，也奠定霸的領導風範。其中令人感到歷史弔詭的二律背反現象是，今日的廣南省即是聖宗親征占城的偉業。此處後來也成為阮氏王朝嘉隆帝阮福映推翻西山朝的龍興之地。

誠然如吳甲豆類分三位聖宗般，李聖宗文治勝武功主要在於抑佛崇儒，由於開國皇帝李公蘊（李太祖）年少時曾出家為僧，故而篤信佛教。但面對北方中國宋朝的虎視及南邊占城之狼顧，若不建構穩固的統治基礎，永續李家天下將如夢幻泡影。因此講究階級制度、中央集權治理的儒家思想便成建立國家中心思想的重要工具。當然具體方法是為孔子塑像並舉辦科舉考試，透過考試與教育讓儒家思想鑲嵌入百姓的想法與行為，以維統治的正當性。相對於陳聖宗

---

<sup>124</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大越史約》，1906，2020.04.1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5/page/9>〉。

<sup>125</sup> 根據陶舉所作〈瓊苑九歌詩集後序〉言，此詩集為「帝王垂世立教之文」，詩集概分為九章三部分。初始為「詠時和年豐，以誌天心之協應」，中則「言君道臣節，以勉人事之當勤」，末則「托物寓懷，以勵臣工之清操」。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皇越文選》，1825，2020.06.11，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499/page/55>〉。

<sup>126</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2020.04.14，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3/page/18>〉。

<sup>127</sup> 明哲導師的要素大致屬於指導、諮商、忠告和教導等範疇。詳見《為將之道》一書，第六章。

的成就則是在力抗元朝覬覦，特別是元廷要求的六件事。當然兵事的對抗則無可避免，所幸在陳聖宗的領導下，以及陳室宗親共同服膺抗元救國的號召，使得陳氏天下方不致亡國絕祀，這也是陳聖宗武功事蹟光芒勝過文治的源故。爾後，後黎朝聖宗在李聖宗文治優，陳聖宗武功顯的對照下，則其文治與武功更為衡平，尤其是文治上命史臣吳士連撰寫《大越史記全書》，此書為展現越南民族意識的開端。武功上則是穩定與明廷邊境問題，不與其擴大衝突，進而才能南服占城及西平盆、牢。總之，三朝聖宗適時應務也著實為後世立下治國、平天下的典範。

## 陸、 結論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係強調領導者須以民眾福祉為先，也就是民本思想的展現。實務上則體現於治理的環節，如治理的好或壞，人民是最佳的反應者，猶如鏡子般能圖窮匕見。同樣地，國家治理的優劣也會隨著時間遞移如時間與鐘表間的關係，藉以呈現善治或惡政。然最後總成治理的關鍵則是領導者的能力，洽如四季寒暑呈現春煦、夏炎、秋瑟、冬凜的變化。因此孟子言「君為輕」非指領導者不重要，而是主客位的重要性。換言之，無百姓人民則無社稷國家及領導者的存在。領導能力卓越與否則在於政事的善治與否，通常表現於文治與武功兩項大略的分化為判斷基準。

若從政治關係上言，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周成王時期，當時越南越裳氏來朝獻白雉，周公言「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sup>128</sup>；又依文化思想論，《安南志略》作者黎崱言越南「聲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sup>129</sup>；再據武功外交談，秦始皇攻略陸梁地並置郡縣地治理。由此可知，兩者關係既密切又複雜。越南可說是在中國為主的中華世界中能與自稱「小中華」的朝鮮相提並論

<sup>128</sup>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1884，2021.02.27，網址〈<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1/page/54>〉。

<sup>129</sup> 越·黎崱：《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1-13。

之屬邦，兩者如膠似漆的關係可從中、越相關史書中得到印證。也因此越南的文化思想、政權交替、外交關係等莫不與中國息息相關，而且越南不論是臣屬亦或是獨立但維持朝貢關係，始終是中華世界國境之南的屏藩，直到中法戰爭法國殖民統治越南為止。

越南歷史朝代歷經趙氏、丁氏、黎氏、李氏、陳氏、後黎氏、偽莫朝、西山朝及阮氏等朝代，而領有聖宗封號者為李朝聖宗、陳朝聖宗及後黎朝聖宗等，三者為君之道各有長短、優劣，其歷史評價也正如吳甲豆在《中學越史撮要》所言李聖宗是「文治興，而武烈未顯」，陳聖宗為「武功盛，而文致未優」，黎聖宗則呈現的文武雙全傲視歷代君主。以下本文則從四個面向論結三朝聖宗的為君之道。

法定權威——「帝命天授、王命帝授」為古代中國君權天授的「天命」概念。既然中華世界的天子的合法性權威為天授，而其周圍王（藩）國則由天子授與，象徵統治權威性來自於天子的「天命」傳承。也正因如此，越南除了北屬時期係為中國天子所轄直接治理的郡縣之地外，其他朝代時期則必須向中國請封以領有「天命」的治理權力，以及善盡王（藩）國朝貢的義務。這就是封貢體制對越南所帶來的影響。同樣地，越南雖對中國稱臣，但對其所轄治之地則自稱帝，這也是學者葉少飛所稱的「外臣內帝」的概念。<sup>130</sup>這些法定權威的現象不僅出現在與中國涉外關係的史書，也記載於越南與占城、哀牢、老撾與盆蠻等對外關係的史書。因此，法定權威是標定國家與領導者行為規範的準繩。亦是學者張啟雄所主張「封貢體制論」的旨要所在。<sup>131</sup>

影響力——一般而言，政治系統中有三大勢力，即權力（法定權威）、影響力（領導者）與政治暴力（武力征伐或鎮壓）。事實上，領導者的個人影響力是遠大於法定權威的權力。所謂上行下效正是意指於此。無可諱言，越南三朝帝王聖宗封號得之無愧，身為越南王朝最高領導者的三人，其個人影響力對越南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如李聖宗塑周公與孔子像，立孔廟等奠定儒學文治的精神，

<sup>130</sup> 葉少飛：〈越南古代“內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號演變〉，《越南歷史研究》，2017，2021.02.26，網址〈[https://www.luooow.com/dc\\_hk/104006458](https://www.luooow.com/dc_hk/104006458)〉。

<sup>131</sup>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6-19。

使得越南能歸於禮治而達王化之域。又，陳聖宗抗元保越的貢獻，若非其個人獨特魅力所致，以及尊賢睦族的禮下屬友親族，何能戰勝蒙元力保陳氏天下於萬一。復，若非黎聖宗創立制度，開拓南疆等文治與武功的偉蹟豐功，何能贏得百姓尊稱洪德賢君的稱號。這也就是領導理論中所指涉的隱含價值所在，因為影響力是看不到、摸不著的現象或因素，是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互動所致，而且這種互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互惠互利的情况下，雙方同意的一種狀態，亦是權變理論所強調的權衡情勢及改變領導行為的道理。

正向價值（**orienting values**）——領導理論主張領導者在從事領導時，其實務上須展現效率，也就是結果或目的是能獲得被領導者的滿意。另外則是能達到領導者所欲達到的正向價值。李朝聖宗開啟尊儒崇學的風氣，不僅將越南從化外之地轉為王化之域，也能變夷為夏成為有小中華之稱的禮義之邦。陳朝聖宗越史上的記載多半武功大於文治，但勿忘若無文治的基礎，何來武功的呈現。換言之，陳聖宗以仁治國，以孝持家的人文涵養，才能使家國團結一致，父子同心共抗蒙元。黎朝聖宗在越史學家的筆下是越南之漢武帝與唐太宗。吾人均熟知歷史上漢武帝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武功蓋世無人能比。唐太宗經緯萬端治理下的貞觀之治則是盛世文治的典範。黎聖宗所展現空前絕後的歷史價值無庸置疑。

適應性工作——不論是行為理論的領導，亦或是 **charisma** 領導，又或是權變理論的轉換領導。在過程中都須能隨著環境的變遷而調整目的與手段。實務上則須遵守《曾胡治兵語錄》所言，即經分、綸合、詳思與約守的為君之道。<sup>132</sup>綜觀三朝聖宗在文治武功上均能謹守經分與綸合的要領，舉凡民政、軍事、刑法、教育、獄政、修史、科舉等皆能分類統合，以期事半功倍之效。在實施的過程中也能做到詳思與約守的要求，務期能與時俱進，以達慎思後行之能。

總而言之，若無李聖宗的文治，則李朝何能延續吳王權開啟越南獨立契機及丁部領為求獨立根基穩定而委曲求冊封的謀算。若無陳聖宗力抗以夷狄之姿入主中華世界的蒙元，以武力抗衡確保「夷不亂華」的價值，何能終陳朝之世，

---

<sup>132</sup> 治事原則可參見蔡鏐：《曾胡治兵語錄注釋》，費恕春註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19。

無復蒙元之侵。若無黎聖宗緯武經文的治理，何能承繼黎太祖自明永樂的郡縣之地而抗爭成為獨立自主之邦。以及其崇儒學、修越史、取英才、南征占城、西拔盆蠻的文治武功。也難怪越南史臣武瓊言黎聖宗是「蹈跡周宣王」的聖主。

133

最後鑑往知來是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意義，也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所堅信的一句話，他指出“the longer you can look back, the farther you can look forward”的回應歷史的態度。簡言之，回顧歷史，它能提供經驗教訓，進而預示或警示地因應，從而協助策劃未來。如此歷史的應用才能為國家治理帶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實用價值。

---

<sup>133</sup>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711-712。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一、 中文文獻

- Edgar F. Puryear, JR. :《為將之道：指揮的藝術－風格代表一切》( American Generalship Character is Everything The Art of Command )，陳勁甫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 Paul Kennedy :《霸權興衰史:1500 至 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張春柏等譯，臺北：五南出版社，2014。
- Ronald A. Heifetz :《並不容易的領導藝術》( 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 )，伍滿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 Stephen P. Robbins & Timothy A. Judge :《組織行為學》(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黃家齊等編譯，臺北：華泰文化，2018。
- Todd Landman :《最新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周志杰譯，臺北：韋伯文化，2007。
- 王震南編纂：《無盡的寶藏（上冊）》，臺北：徐增壽文教基金會，2008 年。
-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 年。
-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 （明）李文鳳：《越嶠書》，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 年。
-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 年。
- 陳慶浩等主編：〈人物誌〉，《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
- 陳慶浩等主編：〈南翁夢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

陳慶浩等主編：〈南國偉人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2011。

陳慶浩等主編：〈桑滄偶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東亞的價值》，吳志攀等編，北京：北京大學，2010。

陳中雨：〈「善敗者不亡」的實例與戰爭意涵〉，《國防雜誌》，台北：國防大學，2019。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年。

（越）黎嵩：《越鑑通考總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越）黎崱：《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漢）司馬遷：《史記（一）》，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

（漢）司馬遷：《史記（四）》，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

（漢）戴德：《禮記（下）》，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蔡鏐：《曾胡治兵語錄注釋》，費怒春註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

## 二、 網路資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詩經·皇矣》，2006，網址〈<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huang-yi/zh>〉。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禮記·祭義》，2006，網址〈<https://ctext.org/liji/ji-yi/zh#n10222>〉。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周書·牧誓》，2006，網址〈<https://ctext.org/ancientclassics/zh?searchu=%E7%89%9D%E9%9B%9E%E7%84%A1%E6%99%A8>〉。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1884，網址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4/>〉。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5/>〉。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6/>〉。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8/>〉。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9/>〉。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2/>〉。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64/>〉。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1884，網址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1/>〉。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要》，1914，網址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7/>〉。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大越史約》，1906，網址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4/>〉。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5/>〉。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史》，n.d.，網址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1/> 〉。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33/> 〉。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歷朝憲章類誌》，n.d.，網址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0/> 〉。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三魁備錄》，1880，網址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606/> 〉。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越鑑通考》，n.d.，網址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6/> 〉。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皇越文選》，1825，網址  
〈 <https://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499/> 〉。

《越南歷史研究》：〈越南古代“內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號演變〉，2017，網址  
〈 [https://www.luoow.com/dc\\_hk/104006458](https://www.luoow.com/dc_hk/104006458) 〉

##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 studies in Leadership theory.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been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in contributing insights in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provides extensive discussion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ree dynastic title 'Sheng-Zong' leadership behavior in Vietnam history. In other words, it explores three dynastic title 'Sheng-Zong' with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issue: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three dynastic title 'Sheng-Zong'. The paper also connects three monarchs with behavior theory. More specifically, it studies three dynastic title 'Sheng-Zong' leadership style.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to support the author's argumen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words:** Behavior Theory, 'Sheng-Zong' in Vietnam,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